

無心插柳柳成陰

小濤家事使我愛心

小濤從昆明來信，他很抱歉地說：「我抵昆明之日，舅父和幾位父執們，已將堂叔押起，要辦他的侵佔罪。母親主張和平解決，其勢已不可能了，省方堅邀我參加政府工作。因我曾用過本省公費出國，不爲桑梓服務，在情理上當然說不過去。可是我本心很不樂意參加政治，還是做研究工作比較快樂。所以仍不願放棄聖約翰的教席，現有多人爲我說媒，我將慎重選擇，免貽終生之恨……」

我吃驚的是小濤已被捲入政治漩渦了，這是可怕的。而且與堂叔結怨已深，恐也不是小濤之福。可嘆這班人鼠目寸光，祇顧眼前，不看將來。我除開復信小濤外，並即致函上海魏仁甫，將小濤信附去，請他設法敦勸小濤回上海。省府工作一節，宜俟聖約翰聘書期滿再說。

魏仁甫即刻回信，認爲我的見解很對，和龍雲一班人搞在一起是會毀掉小濤前途的。他又說：

「女士不介入糾紛，可稱明智。弟早認爲孫至德並非有道之士，今果然矣。」

正在憂心忡忡的時候，接到真兒信，說已奉派擔任大嚮營農場主任，地點在屏東鄉下。說他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我的心頭自然感到安慰，真兒確是孝順的，他很肯上進，但知子莫若母。他對人好，做事負

責，善於處世，祇是不知道怎樣支配錢，也不懂料理自己的生活，所以我除去信祝他升級外，又勸他個人生活要注意。可是，心上總是輕鬆不少，我的兒子能夠自奮，可以不用我操心了。陸以珩從上海來信，更使我喜出望外。她父親已改業經商，並在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十號頂了一所房子，把女兒接去團聚了。陸以珩這孩子也是有良心的，我照顧她病，這件事，她永永不忘，說：「爹爹十分感激姨媽。他說若非姨媽及時給我醫治和看護的話，我的命可能就會丟了。爹爹很想當面向您拜謝。您臨走知我身上無錢，送一只金戒指給我，我一直捨不得把它花掉。現在我已把這戒指交給爹爹，要他拿來作爲本錢，搭股做生意，賺了錢是姨媽的。您不罵我小市儈嗎？哈哈。……」陸以珩心情之愉快，由此可見。她又說：「您來信寫陸」

贊轉交，這是我爹爹的名字。我的名字，郵差還不曉得呢。」

王怡如直到最近才給我來信，她說：

「小毛不聽話，真要氣死我了，她去找小濤，沒有見到。她却發狠道：『他愈躲我，我愈要追他，丈倅丈倅是要去倅的。媽，你是老一輩的人了，不懂得現在女孩子的心理，不要來管我吧。』唉！舒華妹，還是你沒有女兒好，生女兒淘氣。」

我拿着怡如的信，不免替她煩惱，同時又爲小濤耽心。不知小毛要鬧到什麼程度才肯罷休？女孩子厚顏到這個地步的，也可以說是很少見了。我不相信上海的女學生個個和小毛一樣，却認爲怡如因阿秀的事，常常口不擇言罵她的丈夫，給予女兒的影響很大。

但小濤決不會被俘，這一點我很放心。想着想着，念頭又轉到自己身上來，可以說我和怡如，論氣質，不可能成爲好友，祇因我在困苦時，蒙她援手，便覺感激不盡。況我從小很愛朋友，又加上青年喪偶，失掉家庭幸福。於是我的感情，便不知不覺分給了朋友，尤其是同性朋友。至於異性朋友，我的看法就不同了，認爲男人是強者，不必予以同情。所以我對異性朋友的友情，倒是不甚重視的。這是我的老實話，也許我的見解有錯誤；但我，一個單身女人，在外面做事，接近的都是男人，我如不冷酷一點還了得嗎？這也是爲了自衛啊！

我的玄想已開了頭，便如剝繭抽絲地一層層推想上去。是的，我的思想確是有點落伍。因此在功名上十分吃虧，由於過份古板的緣故，得罪了許多人，於是十年老上校，永無升級之望，也可以說是我這半新半舊的人生觀，限制了自己的前途。而不知道的人，總以爲我進軍隊，入政界，可能早已穿起二尺半，身揹斜皮帶，活躍於人群之中了。和我同時的（指十八軍以外的其他單位），就有不少女人穿男裝，瀟灑洒洒，旁若無人。自然關於她們的桃色新聞也很多，但她們都能處之泰然，不以爲意。獨有我，葳蕤自守，踽踽獨行，飛不高，跳不起，僅能以禿筆換到一碗苦飯吃，比較起來，我實在是太差勁了。但我以爲人有個性，我行我素，不過窮一點，心靈上却是平靜的。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即使窮餓而死，死得也是瞑目的。

又想到松濤臨終，曾將小濤託我指導。他如在世也決不顧小濤娶小毛那樣的女子爲妻，以至貽誤一世

。我打算去信小濤探問這件事的究竟，如其長此糾纏下去，可能影響小濤名譽。至於怡如方面，我可以安慰她，她也是無可奈何，我又何忍怪她呢？

如此小毛如此女孩

九月已經過去一半，伍佩榮不但沒有到江西來，而且音信杳然，使人十分惦念。她說去了澳門就告訴我動身的日期，然而從此即沒有片紙隻字寄來，我連去兩信寄廣州原址，都被退回來了。黃紫琇已去美國，她也說許久不知道佩榮的消息。那裏去了呢？是否還是那騙子把她騙去了？以她的純潔，又是老處女，我真就心她會落入陷阱？或者是另外發生了什麼變故？可嘆的是藍太太已去香港，陳璇珍遠在西貢。偌大一個廣州市，竟沒有一個可靠的熟人，可以爲我探聽伍佩榮的下落。

小濤的信倒來了，他已回到上海。他說：

「我已遵您的意思，把堂叔保釋。他因此不但不恨我，還很感激我呢。請母親放心，女友事尚無結果，不是太土，就是太虛榮。還要告訴您一件可笑的事：小毛因我不理她，她竟然咬我一口，對人說：『陸小濤從前很愛我，祇因他得了博士才看不起我，不要我的。』您是知道的，我從小就嫌她太野，脾氣又不好。誰知她竟然不知恥到這個地步，我還會愛她嗎？一想到上海有了小毛那樣女孩子時候，我真有點怕回到聖約翰來。目前昆明的一班父執都勸我去省府做事，劍大的導師也要我到英國去。母親，您說我究竟

去那裏好？至於房產却沒有賣，舅舅說，那是祖產賣不得的。」

我馬上復信，認爲解釋堂叔，這件事做得很對。至於小毛如此糾纏，實在令人嘆息。我並告訴他「陳伯母也不讀成她女兒的胡鬧。你既然討厭小毛，不如到英國去，走遠一點也好。小毛祇爲虛榮而找你，並非由於感情，你走了她自然會去找別人的。至於房產事，我不過建議，舅舅怎麼說，就怎麼辦吧。」

不久，小濤來信說：「小毛誤解自由，令人嘆息；女孩子所應有的優美氣質，和中國女子所具有的莊重品格；小毛概未夢見。我將以逃避小毛爲唯一可循的人生途徑，若爲小毛所俘獲，我又何以對父親和母親栽培和期望的苦心呢。家產至多送與族人，男兒志在四方，不願意永爲祖業所縛，而不能奮飛。惟小毛之糾纏，實在使我厭恨……」

我立刻復信給小濤，勸他不必過於重視小毛的事。「你不理她，她也總不好不知難而退的。在我看來，你去英國，是最好的一條路，不必以我爲念，我望你繼續深造。有更高的成就，比什麼都使我快樂，料想你父親的在天之靈，也必然是讚許的。但我不贊成你目前即行從政。……」

信寫好，就交給葛大去寄。

意外的是葛大去而復來，說：

「場長和太太一同來了，那麼這信就等明天再去寄吧？」

我還沒有給他回話，李大哥大嫂已經走上樓來。

李大哥說：「小妹，我們是來接你回簸箕灣去的。你一人住在這裏，我們都不太放心，到農場去，大家熱鬧些。」說畢，也不徵求我的同意，逕自教他太太爲我打鋪蓋，收拾行李。

我詫異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我不再回倪灣來了嗎？」

「割稻又要辦酒了，想請你去簸箕灣多住幾天。」李大哥回答。

李大嫂想說什麼，望望她的丈夫，又不敢說。李大哥也忙着收拾，把松濤的遺像取下來，用紙包起，花瓶則還給了汪家。小濤的成績簿，則交給我保存。

我的東西本來就沒有多少，哥嫂兩人一收拾，便把行李捆紮好了。

汪旭輝聞訊趕來，以爲我在他家住不慣，所以要走。不住地挽留，又抱怨說是他家沒了女主人（汪旭輝斷絃還不到一年），以致怠慢了我，留不住我這位貴客等等。

李大哥連忙解釋，說是李大嫂想念我，要我去簸箕灣和她作幾天伴，再送我回倪灣來。

汪旭輝也祇好教他的兒子汪少輝幫我們搬些零星小件，鋪蓋已經葛大拿到船上去放好了。

我願著和汪家父子招呼，却忘了教葛大把信還給我，直等回到簸箕灣才想起。第二天便派人到倪灣把信拿回來，送到上清去付郵，因爲倪灣去上清比簸箕灣更遠。鄉下的交通，全靠徒步，如此一耽擱，又去了兩天。葛大從上清回來說：「郵局中人講的，如今時世不好，寄到上海的信，還可以通，昆明太遠了，寄到寄不到，我們也不知道，祇好碰運氣了。」

烽烟遍地信斷音稀

「你如今該知道了吧？我們爲什麼急急忙忙接你回來的緣故了吧？黃培我（黃維字）在渦河戰敗，下落不明，共匪已經渡過長江……」

我聽到此，忽然覺得眼前一黑，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聽見：

「小妹！小妹！」李大嫂帶哭帶叫的聲音，在我耳朵邊輕輕響着，那聲音彷彿很遙遠。又聽見一個較大的嗓門在嚷：「小妹！小妹醒來！小妹醒來呀！……」

我吃力地把眼睛張開，祇見我的身邊圍着一大堆人，我倒李大嫂身上。

「醋來了，拿熱醋一灌就會醒的，這是急怒攻心，一時暈過去的。」好像是工人領班楊貴清的聲音。
「醒了！」李大哥說：「醋不用了，你們也退下去吧，人多了也薰得她難受。」

我此時已完全清醒，便謝了他們，說：

「讓我回房去躺一躺吧。」

李大嫂扶我回到寢室，讓我躺下，便悄悄地把門帶上，輕腳輕手地退出去了。

我此時已很明白，我和小濤，真兒都已經被炮火隔斷了，昆明的信寄不過去，臺灣又隔着個海，自然

更加通不過去了。我生命中的兩根支柱，一朝隔絕，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但願小濤已經去了英國，真兒在臺灣平安，雖然一時不能通信和見面，日後終有相逢的日子。如此一想，我的生之意志，不覺又旺盛起來。心想上海的信還可以通，我且試着去信小濤，寄請魏仁甫轉，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因爲在上海的人，辦法總比較多一點。不比我這陷在萬山中的沒腳蟹，行動困難。

想到此，便起來寫了三封信，一封給小濤，一併附入魏仁甫信中，託他設法轉寄，一封給真兒，要他保重。

李大嫂又弄了些蛋湯給我喝了，我的精神漸漸好起來。

隔了幾天，魏仁甫回信，說：「小濤久無消息，去信也無回復。不知是否已經離開昆明，或是被龍雲一班人包圍住了，他們要他加入省府工作，已經不止一天了。但一切事都是前生註定，我們還是相信因果吧。」

魏仁甫一開口就扯到因果上去，他是信佛的人，固不足爲怪，但空言解決不了問題，小濤的處境如此，使我越發焦急。

正在煩惱中，忽接王怡如信，說：

「小毛偷了錢出走，留下字條：決心去昆明找小濤。如其找不到小濤，她就找個別人嫁了，免得變成老處女教姊妹笑話，我在家裏吃這口受氣飯也吃夠了。……」

又是一記悶棍，打在我的心上，我幾乎被打得透不過氣來。小毛如此行爲，小濤必然對她更加厭惡。如其小濤因爲躲避她而遠走英國，就比較好。萬一被龍雲手下一班人因而把小濤包圍，乘機使他和外界隔絕，那就可慮了。照魏仁甫所說，上海與昆明間信件是通的。那麼祇有等待小濤的回信了。但王怡如還懇求我去信小濤，勸他娶了小毛，免她走向極端。可是我與小濤也已音信不通，怎能去函勸說？

我不禁一層層的思想：怡如爲人，雖說胸無城府，却是正派端莊，照說她不應該有像小毛這樣的女兒。可是小毛的虛榮與胡鬧的性格，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追源禍始，還是因爲上海的社會風氣，把她教壞的，而怡如在阿秀進門以後，對於女兒們的管教也鬆懈了。事到如今不但怡如苦惱，還連累了小濤，這又豈是當時所能預料的呢？

目前，我唯一的盼望，就是兩個孩子的來信。

決心冒死追隨政府

戰事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壞；上海陷入匪手。湖口砲台，形勢可慮。……

報紙是再沒有人寄來了。我叫工人到上清去郵局打聽，說：「這幾天時局更壞，各處信件，都寄不出去了。」

可是從南京逃回來的人，却帶來了更壞的消息，說：

「一部份國軍，已經撤退到了臺灣。蔣公則還帶了少數國軍，在四川和共匪作戰。」我爲國爲家的心，猛然地絞痛了。

誰知更意外的是工人從上清帶來了真兒的信，我又驚又喜，抖瑟瑟地把信拆開，真兒寫道：「……聽說從贛州還可以走，母親能否從速由贛州來臺灣呢？如其不可能，那麼兩年後，一定可以再相見，望母親保重。……」

這是一封訣別的信啊！一向不慣流淚的我，也禁不住哭了。真兒不知我自到江西，因爲營養不良，鄉間醫藥缺乏，身體幾乎一直在病中。而且身無分文，一個病弱的女人，在兵荒馬亂中隻身逃難，真是談何容易，祇怕半途倒斃，倒是很可能的。

正在憂惶煩惱中，忽傳南昌失守，共匪前鋒已到貴谿了。

李大哥因爲兒女不孝，決定不去上海，已和幾個人商量好上山打游擊。李大嫂自然跟隨丈夫。但我心中目中，祇記掛小濤與真兒兩個人，決計冒險到上海去，希望能從魏仁甫口中，探到小濤的一點消息。萬一上天鑒宥，或者還可拼死到臺灣去，追隨苦難中的政府，並和真兒團聚。這雖然是奢望，但我內心早已篤信上帝，知道上帝一定會護有我這個在苦難中的女人的。

於是決定與義兄義嫂分道揚鑣了。

恰好李大哥從上清回來，他說：

「共匪已經佔領貴谿城，這兒的農場是黃維將軍的產業，不久可能就要來沒收（美其名曰接收），而且人們來往，十里以上，即須領取路條，我派人去代你領一張路條，要走就馬上走，等他們到了農場，祇怕想走也不容易了。」

「那麼你們怎麼辦呢？」我關心地問。

「你走了，我心中的責任也輕了，工人們我會給資遣散，我和你嫂子就上山去。」

第二天，我的路條取到了，但祇到貴谿。到上海，他們不肯開。路條上的字，幼稚得和小學生寫的一樣，詞句却十分不客氣，他們寫道：「今有黃維農場楮問鵬一名，要到貴谿，望諸同志查驗放行。」下面是匪的一個條戳。時候爲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但匪却寫成「一九四九年」表示他們已不是中國人了。

我接着這張帶着輕蔑性的路條時，心上雖然忿恨，但也無可奈何，且先離開這是非之地，再見機而行就是。

李大哥說：「你的證件萬不可帶，必須把它先行燬去，我也要走了，留在農場更不好，老實說，你此去千山萬水，一人自顧已經不易，帶了行李，保不定被人覬覦，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馬上去替你設法一點現款，給你作盤費吧。」

於是李大哥下山去了。

李大嫂拉着我淌眼抹淚的，說是捨不得我。

我反倒勸她不必爲我耽心，我也是千軍萬馬中打過滾來的人，不會逃不出去的，請她千萬放心就是。於是她幫我把幾張照片，縫在大衣夾層裏，把燒剩下來的比較細軟的幾張軍委會委員長行營的委令縫入我的肩襯之中。

剛剛料理完畢，李大哥回來了，交給我一疊鈔票，說是：「這點錢，大概可以暫時應用的，以後的事，祇有憑你自己的機智了。但我們今朝一別，不知那年再能夠相見？」他說畢，把臉轉向別處。我知道這一個硬漢子，是不肯在人前掉淚的，所以裝作去看別的東西，我也不便把它揭穿。

誰知李大哥竟然放聲大哭起來。

「你就光知道哭，還不趕快去烙幾張餅，讓小妹在路上吃呢。」

這個懦弱的女人，經不得丈夫一吼，祇好揩乾眼淚，轉身往廚房合麵烙餅去了。

「小妹；你最好馬上就動身，免得夜長夢多。我叫工人給你僱車去。」於是李大哥說畢又轉身走了。

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我祇帶了幾件換洗衣服和毛巾牙刷等類，裝成一袋，走出了農場的大門。回望象山依舊，而人事已非，最使人傷感的是農場中所豢養的一匹白鼻子戰馬，是抗戰時俘自日軍的。我每天餵牠花生，牠已認我是牠的主人，每次見我，必會「呼呼呼」地叫。還有牛，牠們也都喜歡我，似乎已經預感到我此去是不會回

來了，竟繃斷了繩索跟我走。那一條狗，名叫「小黃」的，尤其一刻都不肯離開我，和那條小牛，一直跟着我的車子跑。真是：「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在這種光景之下，我掉淚了。

李大哥費了很大的氣力，才算把牠們趕了回去。我勸李大哥不要再送，這時，他這硬漢子也掉下了兩顆大眼淚，祇說得一句：

「小妹；一路保重，到了大碼頭捎個信來……」他已哽咽得說不下去了。

李大嫂追出來，囁嚅道：「小妹，念念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我笑了。其實我雖尚未受洗，却一向信仰上帝，不會被異端所愚惑的。爲了不傷李太太的心，點頭謝她就是。

因我自到江西，腸胃一直不好，發麵的饅頭，吃了就會作酸。李大嫂烙的餅油太重又硬，我不能吃。我會私下做了幾個洒上鹽的小餅；作爲路上的乾糧。因我不敢吃小販手中的食物，怕萬一在路上發起病來，不是玩的。

其實，我在如此的心情中，又怎能夠有食慾？與義兄嫂在亂離中遠別，自己前途茫茫，能否逃出魔掌，尚在不可知之天，麵餅再好，又如何能夠引起我的食慾來呢？

不過，我自己雖不知道餓，每到一處市鎮，總教車夫去喝杯茶，或是吃些什麼。這車夫並不是以比爲職業，而是李大哥去硬請來送我上路的。因此到貴谿怎樣走，他也不知道。

路上行人，三三兩兩，都是愁眉不展，悽悽惶惶的樣子。有人說：

「上清丟了，農場祇怕也保不住。」

不久，到了三叉路口，往左是去貴谿的，向右則是去鷹潭。上清鄉雖然屬於貴谿管轄，可是距離却有七十里之遠。與鷹潭雖無從屬關係，相距則祇有四十里，倒比貴谿近的多。我便對車伕說：

「今天祇怕趕不到貴谿了，況且你也太辛苦，不如送我到鷹潭，我坐火車去貴谿，你就可以省走幾十里了。」

車伕一聽，正中下懷，便欣然取道往鷹潭而來。其實這兩處地方，都在浙贛路上，可是我却打另外的主意。

鷹潭我到過，中央飯店還有一位姓朱的茶房，和我熟識，如其能從鷹潭一逕到上海，我才能夠逃出魔掌。萬一共匪在沒收上清的簸箕灣農場以後，又派人來抓我回去，那也祇有一死以報國家了。人生終一死，倒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但不知義兄義嫂，能否平安離開農場，那就不敢知也不忍想了。

車伕推着我，轆轤轆轤地走着走着。離鷹潭約有十里光景，忽見一群老百姓從鷹潭那邊急急走來，衆人你言我語地說：

「今天搜得好厲害，也有在身上搜出一把小刀子的，就把這人抓來殺了，說他是『反革命』。」

「一輛手推車，也要把車子翻過來搜，沒有路條就抓人，好厲害呀！」

這些話聽到了我的耳朵裏，無異於千萬根刺，在刺我的神經，我雖有路條，但大衣口袋裏却藏着一把大剪刀，原是爲了防身用的，如今却成了禍源，我必須把它丟掉才好。

正在思疑，忽見路旁有一家荒店，賣飯也可留客歇宿。我便對車伕說：

「你也累了，我請你在這兒吃了飯再上路吧。」

於是把小車停住，和車伕一同進了荒店，一看就知是販夫走卒們休息的場所。

老闆娘聽說來了女客，便親自出來招呼。我一看，就知道這女人是個好人，靈機一動，我請她帶我裏邊去一下。老闆娘會意，逕自引我進入廁所。

我說：「這倒不忙，我想在這兒歇一晚，明天一早再進城去。不知有沒有房間？」

她一口答應道：「有的，我把那間堆傢俱的屋子，讓你住一晚就是了。」

於是我就進入這臨時的闔房，叫了一碗素麵，聊以充飢。吃了麵，便走出外間對車伕說：

「天快黑了，我們摸黑進城，恐怕會引起人家的懷疑，不如就在這裏住一夜，明天一早再上路吧。」

車伕也欣然同意。因爲他已吃飽了三大碗肉飯，本來就不想再走，落得聽我的話，住下來了。

這間荒店的規模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外面一大間帶飯廳帶宿舍，所謂宿舍，祇是靠牆放一張很大的木坑，那些男客們就擠在這張木坑上抵足而眠了。大約自有這間荒店以來，我是第一名願意來此住店的女客。物稀爲貴，我既已成了「稀客」，老闆娘自然要十分熱心和恭敬的招待我了。祇看她親自抱着那條又厚

又硬的青布棉被給我禦寒的那份好意時，就可見她感歎招待的程度了。因為男客是不會受到如此優待的，至多是一堆稻草，就算是很不錯的了。

可是我的身體，雖沒有睡在稻草上，我的內心却比之亂草還要凌亂；我很坦白地說，我已拚却一死，但願能夠趕到政府所在地，那麼我就是死，也死得瞑目了，而況我還有一肚子的話要向政府報告呢？人在四無生門的狀態下，祇有禱告了，我把房門關上以後，就跪下來：「求上帝保護我兩個孩子平安，讓我能夠脫離魔掌，活着到臺灣去！」

是奇蹟呢還是神蹟

我虔誠地向上帝告懇了一陣以後，心就覺得平靜了不少。可是我一直睡不着，聽見祇隔一層薄板的大廳中有人在說：

「『他們』怕雨，一下雨，就不敢出來站崗了。『他們』早上也起不早，八點以前，『他們』是不肯上班的。」（這裏的他們，就是指共匪）

我這時候，早已把剪刀丟掉，路條則放在口袋裏。躺着躺着，不知什麼時候，我就睡着了。忽被一陣大雨聲驚醒。起來一看，窗外邊大雨傾盆，是上帝賜給我的生命之泉吧？

於是就坐待天明，催促車伕，早早起來趕路。

天亮了，人們也都起來了。但車伕說：

「這大的雨，怎麼走？」

我央求道：

「你祇送我到鷹潭，車錢加倍給。」

他一聽「加倍」兩字，就高興了。立刻穿上簑衣，我也向店家買了一頂斗笠，算清了房飯錢，謝過老闆娘，提起旅行袋就急急上車而去。

雨漸漸小了，但小雨却變得迷濛一片。這車伕是第一次來鷹潭，路徑不熟。我雖曾來過一次，却是匆匆過境，況且事隔一年多，也記不太清楚了。

但我的目標，是中央飯店，在車站前面的馬路上，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鷹潭已到，我們却再也找不到火車站了。在濛濛的細雨中，轉來轉去，不會遇見共匪，也找不到問路的人，不知怎樣，眼前祇見一條小路，延伸到一所大房子的面前去。

我歡喜道：「車站在這裏了。」

於是一車兩人，到了大房子的面前來。

「呀！這是藏車頭的庫房，那裏是什麼車站？」我自恨入山一年多，竟然知識退步到連車站與庫房也分不清了。幸喜已經摸到了大街上，再去找中央飯店，總不會太遠了。

正在遲疑，忽聞人喊：

「師母！你出來了，鄉下好苦，你瘦了！」一口的寧波話，在我耳邊響起。（寧波人稱已婚婦女爲師母）

我抬頭一看，那不是小朱嗎？他正站在一家名叫惠中旅社的門口。

我十分驚喜。告訴他：「我正要去中央飯店找你，因爲路徑不熟，才誤闖到這裏來，不想正巧碰見你，真是太好了。」

「中央飯店關門了，我是前天才到這惠中來的。」小朱很聰明。見我行李蕭條，一身憔悴的樣子，他大約已猜到了八分，便說：

「師母，請跟我來，樓上有房間。」

我拿錢打發了車伕以後，就隨同小朱，進入一間佈置相當整潔的房間，記得壁上有一只掛鐘，牀上被褥，鋪設整齊，也很干淨。

我不及休息，便急急對小朱說：

「我家在上海，我想回去看看，不知這兒可以買聯票嗎？」（因浙贛路，祇到杭州爲止。自杭州去上海這一段，則稱爲滬杭路，須要換車。）

小朱略一沉吟道：「聯票是可以買的，祇因中央飛機炸得厲害，火車白天不敢開，要傍晚才可以買票

。師母，你先休息一下，到時候，我會來關照你的。師母，你還不會吃中飯吧？我去給你叫碗麵來。」

「一忽兒，小朱用木盤捧着一碗素麵進來了。」

「謝謝你，你還記得我歡喜吃素麵。」我站起來預備吃麵，同時向小朱道謝。

「師母待我的好處，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他說畢，輕輕帶上房門走了。

其實，我也並沒有給過他什麼恩惠，祇不過鼓勵他上進和給予適當的禮遇就是了，他竟永誌不忘，使我慚愧！

小朱又進來收碗，我問他多少錢。

「回頭一起算就是。」他回答。

我心想，這惠中旅社，決不止祇有一個小朱，總還有別的茶房，但來來去去，總祇有小朱一人，莫非我已看出了我是一位不尋常的旅客，怕別人議論，所以不願他們來接近我，可見他是在保護我，一個祇有初中學歷的青年，却能夠深明大義如此，這一份品德，就已夠人尊敬了，何況他還正在籌劃救我出險咧！我想到此，心上的憂慮便覺減輕不少。躺在牀上，不覺迷迷糊糊地小睡了一回。

及至張眼一看，時鐘已指到下午五點正。

小朱推門進來說：「現在可以去買票了。」

我把一百元（每張十元的法幣，匪區要打八折使用）法幣交給他。我說：「鄉下找不到人民幣（共匪

竊據之初所使用的錢鈔，隨他們打幾折好了。」

小朱輕輕地說：「我替你到裏面去買。」就轉身走了。

他不曾向我要路條，我也不敢提起，好像一提起，就會觸痛了什麼似的。

我和衣躺在牀上，眼望着牆上的掛鐘，十分鐘……半點……一點過去了，小朱還沒有回來。我心上盤算，小朱如其馬上回來，必是向我要路條無疑了。如今遲遲不歸，或許是個好兆，也未可知，但是共匪詭詐多端，票子尚未拿到手，還是不要太樂觀的好。

時鐘滴嗒滴嗒地走着，是同情我這亡命之人，加以撫慰呢？還是對我的一種嘲笑？我已心急如焚，也不暇去加以分析了。

終於，小朱回來了，他交給我一張去上海的三等車聯票；和一堆找回的錢。

祇見小朱一頭的汗，十一月天氣，我穿了大衣還嫌冷，他却熱成這個樣子，不知他是用了多少氣力，才得以買到這一張聯票的。

我此時對小朱的感激，真可以說是恩同再造了。我現在已得到了性命，錢又算得什麼呢？便把那堆找回的錢，向小朱一堆道：

「你拿去喝杯茶吧。我這次全虧你幫忙，我心上很明白。我們什麼時候上車呢？」

小朱說：「謝謝師母，還是我送你上車，比較方便。」

「現在下去，把房飯錢算了就走好不好？」我催促着。

「師母不必自己出面，一切交給我就是了。」

於是我又拿出一百元，交與小朱。

小朱再度上來說：「我們從旁門走近些，師母，你跟我來。」

我心知前門可能已有共匪在監視，免不了一番盤問，所以教我從邊門走，却不加說明，以免引起我的不安。我感激他的細心，又不便多說什麼，祇是點點頭作爲表示就是了。

果然，一路通行無阻地進入了車站。

小朱送我上車，祝我「一路平安」。方始依依而去。這個年輕人，祇爲了一年，我對他的一點慰勉，他就永不忘懷，默默地救我脫離魔掌，我對他不但感激，而且在感激中，又帶着慚愧，我給予他的實在太少，他所施於我的却是太多也太出人意外了。萍水相逢，非親非故，他竟肯冒險救我。此人的天性淳厚，固是原因之一，而聖經上所說的：「聖靈感動」，却已有了明顯的蹟象；我一路禱告，求上帝賜我一場大雨，以免遇見匪徒，半夜中果然下起大雨來。再是我和車伕兩人，居然都找不到車站，偏偏走向一條羊腸小徑，正好小朱站在門口。若是小朱早一刻進去，或遲一刻出來，我必去找中央飯店，遇見匪哨，即使不留難，也祇好去貴谿。我不曾到過貴谿，舉目無親，又如何能夠出險？小朱是一位資深的茶房，自有他的人事關係，「去裏邊買」，就是到車站的辦公室中買票，自然無人要路條。如其不遇小朱，我自己去買

票，祇好在窗口排隊，必有匪幹監視，我又怎麼能夠逃出江西，而活着到臺灣來呢？

若說巧合，天下那有這一連串的巧事。於是心中不住地在作無聲的感謝，感謝上帝的神力救我出險。我，一個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決不至於陷入迷信，然而我的一生，所受到上帝的恩惠實在太多了。自從十七歲那年起，我受了感情上的創傷，就全靠上帝慈和的手把它撫平。我曾屢次想要受洗，但被那些傳道婆愚蠢的說教，又把我嚇退了，說什麼天堂地獄，什麼金門檻、玉欄杆……等等，我如歎慕富貴榮華，又何必受洗呢？因此我對宗教的信仰，一直在旅進旅退之中，但我決不拜偶像。心中堅信宇宙中確有主宰，經常一人禱告，數十年未嘗間斷。

經過了這一次十分明顯的神蹟以後，我便毅然決定，若能平安到達臺灣，我必去受洗，做一名實際上的信徒了。（註一）

共匪暴政駭人聽聞

以上是我坐上火車以後的遐想。

車輪在暗夜中滾動。車中旅客，都帶着憂愁的神色在低聲地談話：

「我們家被派定，一個月要繳一擔谷，一百斤柴。唉！自己也沒有飯吃，那來的谷子去繳？」

「養一頭豬，一個月要繳一斤肉，不殺豬，祇好買了肉來繳。養一隻母雞，一個月要繳三十個蛋，雞

下蛋，買蛋去繳。人們都把鷄和豬殺了，免得麻煩。」

「你們還不知道，那祥記布店的老闆娘才可憐呢？老闆怕挨鬥，跑了，『他們』就把老闆娘抓到上清鄉公所去，拿根粗鐵絲，套在她的脖子裏，腳空懸着不能踏地。老闆娘不知她丈夫在那裏，說不出，『他們』就不肯放她下來，吊了三天，那老闆娘就死了……」

「輕點，看查票的來了。」有人警告。可是再一細看，查票的並沒有來。但是我的心却不由的猛跳了一下，上清鄉？這些人莫非和簸箕灣農場也有來往嗎？如此……我的設想尚未得出頭緒，有個女人又開口了，她說：

「你們不知道嗎？那常常送我們奎寧丸、藥膏的朱秘書，給他們害掉了。李場長掃地出門，……」

「朱秘書？是那個女的朱秘書嗎？唉！一個好人，可是你怎麼知道她被害掉了呢？有屍首嗎？」一個男人問。

「就爲了找不到屍首，才知道是被他們害的，你想，好好一個大人，怎麼就會不見了呢？不是被他們害的是什麼？」

「聽說她不是江西人，莫非回家去了？」另一人插嘴。

「不！不！決不是回家去的。聽說她的鋪蓋箱子還是放在那裏好好的，如說回家，那有不帶行李的？問場長太太，她祇是哭。因此鄰舍們都切切察察地說，朱秘書給害死了！」

我坐的位置，正好背對他們，燈光又暗。他們連我的姓還沒有弄清楚，就未必真的認識我。況且亂世中人心難測，還是不要暴露身份的好。於是拿塊綢巾蒙住頭，靠在座椅上裝睡但我的眼睛睜閉，耳朵却是張開的。似乎有個小商人在低低地咒罵：

「他媽的，月台，如今真是名副其實的月台了，在月亮底下上貨卸貨，『赤佬』（上海人罵人，意指赤匪）！算得真準，到杭州、上海總在夜晚。他媽的白天不敢開也不敢靠站，怕挨炸彈，却苦了我們做生意的人……」（註二）

「輕點！不要給『他們』聽見了。」一個蒼老的口音在勸他。

那幾個說朱秘書怎樣那樣的旅客，倒不再開腔，可能已經睡着了。

那麼，我也睡忽兒吧。便糊糊塗塗地進入了夢鄉。

因為沒帶被子，終於被凍醒來。一看天已亮了。車子正經過一處小站，沒有停。那小車站很新，但很簡陋，很像被炸以後，剛剛重建起來的。一路上人烟也很稀少，又經過幾處被炸毀而尚未修復的鐵路建築物。

在車上，也偶然聽見一些傳說：

「共匪很怕中央的空軍。他們自己却連一架飛機也沒有，一聽警報，嚇得躲還來不及，那裏有還手的力量。如今連累老百姓趕夜路，就像一群見不得人的老鼠。唉！真倒霉！」

果然，白天沒有停車。到杭州，天已黑了。

我手持聯票，徒步走過錢江大橋，登上了滬杭路的三等車，很意外的，竟沒人向我要路條。

上了滬杭車以後，我心中盤算，經過嘉興時決不能下車，否則我必然會遭遇麻煩，可能還連累姊姊一家呢。暗夜中，遙望南湖烟雨樓的綠樹紅牆，其中還有我少年時代的血淚……啊！不能想了。目前最急迫的問題是，到上海應該在何處下車？票子上所寫的是上海站，是指北火車站而言，北站規模大，等於是滬杭路的總站。往來乘客，也都以北站為中心。南站旅客雖比較少，但也總有匪幹在那兒守着。於是決定在梵王渡站下車，幸喜火車在晚間是週站必停的。

這是一處很小的車站，祇我一個人下車，自然沒人向我盤問。但是我的下意識是爲了紀念小濤和我在此分別，而且我還有一種明知不可能的奢望，如其小濤能在此和我相遇，豈不是意外的收穫？我深知小濤厭恨小毛，不願回上海來，百分之九十九，小濤不可能在聖約翰，可是人就是那樣的癡。於是我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去搜索，彷彿去聖約翰的路上，就有小濤的影子存在着。我一時衝動，竟想跑去「聖約翰」探問小濤有沒有回上海，但理智告訴我，不可鹵莽。如今已是半夜，去驚動別人。以我目前的身份，如此一來，可能會連累了人家，也傷害了自己。於是毅然決然走向一輛三輪車，告訴他，去法租界辣斐德路。

註一：我們到目前爲止，所具有的天文知識，真是太少了。宇宙是這樣大，光是銀河系，就有不少有生物的星球存在着。因此以我本身的歷次體驗，冥冥中確是有主宰的，而我每在急難中的禱告

，都曾得到意外的效果。目前這個世界，已劃分爲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兩大壁壘，無神論的唯物史觀派，已將人類迫害到如此悲慘的地步。因此偉大的國父孫公，和故總統蔣公，都是基督教虔誠的信徒。筆者雖渺小不學，但自少年即信仰基督。來台後，還有許多天人感應的事實，限於篇幅，祇好等待將來有機會時，再向讀者報告了。

註二：民國三十八年間，中美防禦條約，尙未締結，我中央空軍，常去匪區執行任務，使共匪聞風喪膽，火車都不敢在白天開，一切建設，自然無從談起了。那時，他們沒有海、空軍，沿海的防禦工事，也尙未構築，祇有四個野戰軍，我看見浙、贛一帶，千里空營。情形相當狼狽。假使那些短視的左派政客，不發表白皮書，不落井下石，而給我們一些適量的武器的話，那時候反攻，要比現在容易多了。及至韓戰發生，共匪坐大，防禦條約的好處，本在安定臺灣，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臺灣安定，匪區也得到了安定的保障，再也不必擔心中央空軍的轟炸，可以殘民以逞，可以建築工事了。筆者淺見，認爲防禦條約，也是利弊互見的。因爲各刊物對於大陸淪陷初期，我空軍所發揮的威力，以及共匪的狼狽情形，似乎尙未有所記載，故將親見親聞的事實寫出，以供後世修史者的參考。